

三藩市播道會的故事

(蘇穎睿撰)

三十年來家國 (註 1)

四十九里山河 (註 2)

鳳閣籠樓連都板 (註 3)

玉樹瓊枝遍呵囉 (註 4)

幾曾識基督！

一旦歸為神虜 (註 5)

那怕身心消磨

最是倉皇辭廟日

教友猶唱別離歌 (註 6)

垂淚的 So Sir. (註 7)

註 1：家乃是三藩市播道會，國乃屬天國

註 2：四十九里指三藩市

註 3：都板街是 Grant Street, 三藩市華埠的中心。鳳閣籠樓指中國式的建築，但同時又是一個『貧民區』。然而，有人指三藩市是一個 Rich Ghetto，此言雖不中亦不遠矣，因為華埠的地產異常昂貴。

註 4：玉樹瓊枝是指一些比較富裕的中產人仕。呵囉者，台山把 ALL 讀成呵囉，指遍灣區之意思。

註 5：神虜，為神之俘虜，即基督徒。

註 6,7：指 2,000 年我離開三藩市播道會之惜別會。

〈一〉從四二六事件說起

談到三藩市播道會的故事，我們就要從四二六事件說起。我相信大部份三藩市播道會會友都不知道四二六事件是什麼？

原來在 1987 年四月份的時候，我和一班弟兄姊妹都是在金巴崙長老會聚會的。我是負責中文堂的牧師，人數約有 300-400 人。當時，金巴崙長老會發生了一個危機，就是有關靈恩神學的問題。主任牧師身兼華埠教會及 San Bruno 分堂主任牧師，熱衷於靈恩運動、神醫、說方言等，引起中文堂的執事不滿和反對。在四月廿六日的主日，我預備在講台中分享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有關『靈恩神學』的真理。怎料，長老們得悉此事，便和主任牧師下令不得講此道。因此，在那主日，我只派了一些講道之講義給會眾閱讀，而講台則空空如也。怎料，當大家安靜閱讀之際，一位長老上台前像是要責備會眾。我見狀，為免生事，就提早祝福會眾，因而引起一些混亂。這就是所謂四二六事件。

此事發生後，我接到長老的來函，令我停職休假三個月，三個月後再復出。與此同時，他們亦組織了一個四人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，並且提供事後跟進工作。不過，因為中文部早已預備在八月份舉行一個名叫『異鄉鄰舍情』的大型社區外展計劃，他們特別准許我在此期間主領這個外展事工，上午有培靈會，下午有攤位遊戲、講座等。晚上邀得黃愷欣歌星唱福音歌，而我則負責佈道會。出乎意料之外，數以千計的街坊參加此次慶典，而且很多人決志信主，非常震撼，令我們在幽谷中得著莫大的鼓舞，並且計劃如何作跟進工作。

當我們正在感恩和興奮之際，突然收到長老們寄來的一封信，是一封解僱信。雖然我們是有一個五年的口頭合約，但一句『合拍不來』，我就要離開。後來我得悉那位主任牧師同時亦要離開金巴崙。究竟箇中原因是麼，我則完全不知道。

事隔多年，我們已經成立了三藩市播道會。一天，金巴崙當時的主任牧師(不是推動靈恩運動而退職的那位)親身到訪，雖然他是以個人名義而非代表金巴崙長老會，但我非常欣賞他親身向我道歉。他這一舉真的令我完全釋懷，並且有一種『平反』的感覺。我相信他這樣作是聖靈之驅使，但也要付出極大的勇氣。我為此而感謝神，我的創傷也得以治療。自此，四二六事件已經不再成為我心中的一個結。而事實上，金巴崙教會始終都不是一個走靈恩的教會。

〈二〉在『錫安山』上的教會

自從被金巴崙教會解僱後，我和太太就要計劃一下前面事奉的方向。剛好這時，羅省播道會聘請主任牧師，而我又是有播道會背景的牧師，於是便順理成章下羅省應聘。但金巴崙的不少弟兄姊妹，覺得是時候離開這教會，重新建立另一個教會，力邀我們留在三藩市，帶領他們建立這個新教會。我們看到這一群弟兄姊妹有熱誠，有異象，有負擔在三藩市華埠地方建立一個社區教會。我相信這是他們在『異鄉鄰舍情』中看到神的作為及禾場的需要極有關係。我們便欣然答應留下，籌備建立這個教會。

在美國播道會的宣教士嘉理信牧師 Rev. Carlson，和美國西區播道會總監 Rev. Hauser 協助下，終於順利建立了這個新教會，並命名為播道會華埠福音堂 (Evangelical Free Church Chinatown Chapel)。經一些弟兄姊妹四處奔波，我們終於借得 Francisco 初中禮堂聚會。第一次崇拜是在 1987 年 8 月最後一個主日，參加人數有 150 人。崇拜後我們一同吃午飯，高高興興地慶祝教會的成立。

但隔了不夠數天，我們便接到 Francisco 中學校長來電，因發覺校舍有石棉，不宜借給外來團體使用，故要立即停止在 Francisco 聚會。這消息把我們嚇呆了，短短幾天內，我們要找新地方崇拜，又要通知各弟兄姊妹。這轉變一時真是手足無措，但神的恩典是足夠我們使用的，祂感動了在 Filbert 街的 Garfield 小學校長 Dr. Hui 仗義幫忙，借出校舍給我們使用。如此，我們便每星期在 Garfield 學校聚會，直至我們買了 Union 街新堂址為止。

Garfield 小學位於 Filbert 街山頂，途經一條非常斜的馬路方能抵達。我常常鼓勵弟兄姊妹說，一如耶路撒冷位於錫安山上，我們教會也位於這個我命名為錫安山上。每逢週日崇拜，我們便上錫安山朝見我們的神。起初學校開放操場作為我們泊車之用，後來因恐怕一些車漏油於操場上便取消了。我們只有步行上山，對那些上了年紀的會友來說，真不是易事，實在欣賞他們上山敬拜的心志。記得有一次，Doris Ma 的美國大房車上這斜路車頭冒煙，她知道應是時候換車了。

我們能夠使用 Garfield 小學，關鍵人物不獨在於校長，更重要的人物就是學校的 Janitor，正如校長坦白的對我們說：『若楊先生(Janitor)不願借出，我也沒辦法了。』感謝神，楊先生不但願意，而且還處處維護我們。後來我們搬到 Union 街新的堂址，他曾經任我們教會的 Janitor 一段頗長的時間，而且也成了我們的好朋友。

為了維持我們與 Garfield 小學之間的關係，我每星期都到學校擔任義工，主要是對一班四、五年級的學生講水滸傳，是用英文講的。還記得講到黑旋風李逵的時候，那些非洲裔的同學聽得津津有味。聽我講水滸傳的，還有一個名叫 Jimmy 的護士，他是第四衛生分局的社區護士，負責 Garfield 小學，剛好星期三是他返 Garfield 的日子，他便順道來聽我講水滸傳。後來他信了主，現在於 Belmont 播道會聚會。每逢聖誕節，校長都邀請我扮聖誕老人派禮物，以我當日的身裁來看，扮聖誕老人是合適不過的了。

〈三〉我們的使命與教會模式

我們建立華埠福音堂，並不是因為要離開金巴崙而設立新教會。我們一班弟兄姊妹都懷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，要在三藩市，特別是在華埠建立一間以神話語為中心的社區教會。所以我們覓址的時候，只想到華埠地區。神為我們預備了 Garfield 小學作崇拜之用，又為我們預備了在 Sacramento 街一層樓作為辦公及團契之用。

我們的教會模式稱為 3E 模式，所謂 3E 者乃 Evangelism (廣傳福音)，Establishment (造就信徒)，Equipment (裝備門徒)。首先談談『廣傳福音』這事工。我們除了有福音聚會，福音性研經，個人佈道訓練，福音堂的直接傳福音事工外，我們還有不少的社區服務作為福音的預工，這包括：

- 星期五英語補習及入籍班 --- 我們借用了位於 Kearny 街的 Newcomers' Education Center 替新移民補習英文。全盛時期約有 100 個學生參加，其中有不少成了基督徒及我們教會的會友。記得有一次，一位前補習班的學生從佛羅里達州打電話給我，多謝我們教會的愛心和幫助，以至他們一家可以安頓在美國生活，我聽了很受鼓舞。
- 中文學校 --- 每逢星期六上午是我們的中文學校，幫助那些土生的兒童學習中文及中國文化，並且有機會傳福音給他們的家長。其中一些會友正是因為參加了我們中文學校而認識了主。
- 週日學生中心 --- 這是為了那些讀中學/小學的新移民設的英文補習班。我們除了教他們英語外，還與他們建立關係，帶他們外出露營，介紹大學給他們，更有機會帶他們認識主。本年七月我負責家新的家庭營講員，竟然遇上

學生中心的一些舊同學，他們信了主，這令我非常欣慰和鼓舞。事實上，也有一些信了主而留在我們教會的。

- 天南地北 --- 每逢星期二教會舉行『天南地北』，無所不談，吸引那些退休人士及婦女來參加。昔日如是，如今我們也繼續在星期一有『天南地北』。
- 中文台節目--- 此外，我和胡章釗先生在電台主持一個名叫『屋簷下』的節目，想不到這個節目在灣區也頗受歡迎，更有人因此而認神。
- 暑期學校 --- 每年暑期，我們舉辦暑期學校，約有 80 名兒童參加。

其次，我們要談談造就信徒這方面的事工，主要有四方面：

- 崇拜 (Worship)
- 教育 (Christian Education)
- 關懷 (Caring Ministry)
- 團契 (Fellowship)

在崇拜方面，我們有中英文堂，後來加多了一堂有福音訊息的午堂。但講台訊息則以講解聖經及應用為主。

在教育方面，我們厘定一個成人基督教教育系統，希望弟兄姊妹完成以下六個基本課程：

- 福音性研經
- 成長路
- 信仰與生活
- 新約綜覽
- 舊約綜覽
- 基礎神學

除了這六個基本課程，還有其他如『書卷研讀』、『處理壓力與情緒』、『家庭倫理』、『教會歷史』、『戀愛與婚姻』等課程，務使人人上主日學，學習神的話語。

談到關懷事工，教會特別強調『人情味』，好使弟兄姊妹視教會如自己的家，不是制度化，不是僵化，不是機構，而是有一個家的感覺。每年我們都舉行夏令會，培靈研經會，好叫我們有更多機會相交及研讀神的話語。所以我們希望建立

一個『不住禱告、不住學習、不住關懷』的文化，這是我們的異象，也是我們要走的方向。

教會的增長，是有賴團契的健康成長。我們在長者方面有成人團契。我們開始時不夠十人，但在吳伯母、Lana, 方先生等領導下，團契發展很快，全盛中時期達 80 人。家庭團契有家恩，至今還在 Jason 家聚會。青年團契有 Able、少年團契 Kairos。還有個別團契及查經組。

最後，我們說到將 E3，主要是門徒訓練事工。想起來，其實這是教會非常重要的一環。我們訓練不少人。其中 Andy Chu, Andy Wong, John Chan, Alex Wong, Eison and Iris, Andrew Choi, 都當了傳道人/宣教士，也有不少當教會平信徒領袖。

〈四〉從分到合的旅程

當我們成立播道會華埠福音堂之際，發覺原來三藩市早已有一間華人播道會。1964 年二月，謝獻燾牧師在西差會傳教士梁貴文牧師鼓勵下，又鑒於三藩市新移民增多，福音工作需要極大，乃於 Mason 街 1858 號開始家庭聚會，並隸屬美國播道會為其轄下之福音基址。未幾，在謝牧師和師母帶領下，到了 1972 年，教會頗具規模，乃於列治文區購得堂址，繼續發展福音事工。他們有說廣東話的會友，但大多數是操英語的土生華人。

到了 1989 年四月，我們兩間播道會之弟兄姊妹，有鑒於三藩市華人福音工作之需要，經禱告及商討後，決定合併為一間教會，並改名為三藩市播道會。而在列治文的地點則作為教會的團契中心，崇拜地點仍在 Garfield 小學。由於英文堂的人數大增，除了當時我和另一位女傳道 Vicky Ng 負責牧養外，後來更從播道會三一神學院聘得畢業生 Pastor Bryan Fisher 為英文堂的傳道。

我們是從金巴崙分出來的，現在又和列治文華人播道會合併，一分一合，神的工作真是奇妙。

〈五〉終於有自己家

我們一直禱告，希望神為我們預備一個在華埠的堂址。但華埠地區要找一個可以作崇拜用的堂址，真是非常困難。但我們一直注目一間位於 Union 街的舊教

堂，本來這是一間屬西人美以美的教堂，建於廿世紀初，後來改為戲院，之後又改為劇院，最後租給了一間名叫 Daisy 的托兒所使用。我們曾經與美以美會聯絡，希望可以購置這物業，但對方無意出售。直至有一天，會友 Stephen Kwan 駕車路經此址，竟然發覺一張 Sale 的廣告牌擺在屋前，我們喜出望外，連忙與業主聯絡，但可惜遲了一步，已給一間發展商收購了。我們只能對業主說，如該買家退出，我們願意購買，並且提出了價錢。

神的計劃真是奇妙，過了不久，這位買家果然退出，因為 Zoning 的問題，他不得不放棄。於是我們便順利購得這物業。然而，我們還需解決三大問題：

- 我們怎樣處置現在的租客 Daisy 托兒所？
- 我們申請重建牌照是要經過公聽的程序。在三藩市，『公聽』的過程是相當複雜和難以預估的，工程可能因此受到阻延。
- 財政的問題：我們要籌備一大筆數目來購買，賠贖（Daisy 托兒所）及重建。

首先，談到處理租客 Daisy 托兒所的問題，想不到 Daisy 相當合作，接受合理的賠償，並且在租約未完成前搬走。至於申請重建牌照的公聽會，我們被安排在最後的一個個案。我們一早約定了 80 多位會友預先佔據整個房間，務使那些『職業性的反對者』無位可坐。當日，我們在四時半已經抵達 City Hall，我們的個案是在 5:00PM 開始，可是我們等到 5:15 PM 前一個個案仍未完結，這令我們感到焦慮和不安了。到了 5:15PM 看到一個韓國人面露憤怒，接著一個白人和他理論，隨後一大群韓國人加入，嚇得那個白人慌忙逃走。後來我們才知道那位白人是一個反對者，反對韓國教會重建，於是雙方爭持起來，最後未能通過，工程也因此而阻延下來。我們看到這情況，連忙湧入那間房間，但見全是我們自己人，不消十分鐘便通過了。我們的重建工程也可以如期進行。

最後是財政問題，我常常對弟兄姊妹說，錢絕對不是一個問題，信心才是我們的問題。列治文華人播道會的弟兄姊妹此回仗義援助，把他們在列治文的物業賣掉，並且資助三藩市播道會購買 Union 新址。再加上弟兄姊妹熱心奉獻，或是無息貸款給教會，我們所需的款很快便籌足了，而且數年後全部還清。這真是神極大的恩典。

在 1989 年，我們正式搬入新址，並邀得黃愷欣及其夫婿同來主持一個音樂佈道會，當晚座無虛席，人山人海。我則負責福音訊息，那晚有數十人決志信主。那真是一個極有意義的開始。

〈六〉不知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

究竟三藩市播道會是一個怎樣的教會呢？在 90 年代初期，我們教會邀請了一位『教會增長』專家來調查我們教會的情況。以下是一些非常有趣的資料，當時教會有 300-400 人，填寫問卷的有 318 人。

(I) <u>一般情況</u>	<u>三藩市播道會</u>	<u>美國教會之平均數</u>
1, 平均年齡	42.3 歲	45.8 歲
2, 男女比例	41.5%男，58.5%女	44.2%男，45.8%女
3, 婚姻狀況 (單身)	48.4%	22.9%
4, 每家庭兒童數目	2.4	2.6
5, 教育程度	13.6 年教育	14.5 年教育
6, 再婚家庭	4.5%	11%
7, 居所距離教會	28.3 分鐘	12.7 分鐘
	10.8 哩	6.3 哩
8, 職業狀況		
(a) 白領	54.5%	48.5%
(b) 藍領	15.8%	15%
(c) 待業	3.9%	3.0%
(d) 退休	19.7%	13.2%
(e) 其他	6.1%	20.3%
9, 就職母親	38	

10, 大學生比例	17.9%	8.7%
11, 家庭平均收入	\$34,388(年薪)	\$39,973(年薪)
12, 奉獻給教會	6.2%	6.4%
13, 奉獻給教會及其他機構	6.7%	8.5%

(II) 屬靈情況

(1)

A. 得救	94%	97.3%
B. 慕道者	0.6%	0.4%
C. 不清楚信仰	5.4%	2.3%
D. 在本教會認識主	41.5%	18.1%
E. 信主年日	25.9 年	17.8 年
F. 本年內信主比例 (即信主一足一年)	6.0%	2.0%

(2) 怎樣信主

A. 透過主日學 (EBS)	41.2%	11.7%
B. 父母	14.1%	28.4%
C. 自己尋索	10.1%	8.1%
D. 查經班	7.8%	4.9%
E. 電台、報章	6.9%	1.8%
F. 其他福音機構	5.2%	7.7%
G. 親戚朋友	5.6%	17.5%
H. 教會外展工作	3.6%	3.4%
I. 傳道人	1.0%	13.7%

(III) 其他資料

(1) 教會人數（崇拜）	420 人	
(2) 參加教會多久	5.4 年	11.2 年
(3) 72%會眾表示不打算離開教會		
(4) 最受歡迎的教會特點		
• 講道	96%	89%
• 教牧人員之熱誠	93%	84%
• 信仰純正	92%	94%
• 福音事工	88%	56%
• 崇拜	87%	84%
(5) 最需要改善的事工		
• 青年事工	42%	65%
• 單身人仕事工	42%	43%
• 婦女事工	47%	69%
• 男仕事工	48%	43%
• 個人佈道	48%	42%

如果我們把這幅圖畫與現今的三藩市播道會比較，你發覺有何不同的地方？從上述的統計來看，我們可以看到教會的強項與弱項。

- 福音工作相當不錯。41.5%的會友是在本教會信主的，比較美國教會的18.1% 高得多。
- 其中 EBS 的功效至大，有 41.2% 表示是在 EBS 信主的，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。

- 大學生的比例亦相當高，有 17.9%；而退休人仕亦不少，佔 19.7%；不過中年人仕則佔大多數，平均年齡是 42.3 歲。而我們的教育程度不高，經濟收入也絕非大富大貴。
- 教會至弱的在青年事工，婦女事工，及男仕事工。
- 奇怪的事，雖然大多數會友是透過教會認識主，但個人佈道又是我們至弱的一環。

〈七〉然余居於此，多可喜亦可悲

明朝文人歸有光在他那篇『項脊軒誌』有云：然余居於此，多可喜亦可悲。在他居住在那項脊軒幾年十年中，目睹家庭的轉變、人事糾紛、生離死別。但其中亦夾有一些令他鼓舞的事，令他對人生產生唏噓之或感。

教會就是社會的縮影，在教會事奉，看到不少悲歡離合、生離死別、得失成敗、有喜有悲。我也不禁想起歸有光那句話：『然余居於此，多可喜亦可悲』。人生就是如此，然而，作為一個牧者，能夠有機會與兄弟姊妹分擔憂患，又在得意之際分享們的快樂，這是神給我的福氣。有一次，三更半夜有會友來電，原來他患了急性痛症，不知如何辦，我駕車送他入醫院，原來他是患了胃出血，其實是很危險的。又有一位會友遭遇極大的人生挫折，丈夫離異，剩下一個女人照顧幾個兒女，半夜又失眠，想到灰暗處，來電求援。我能有機會輔助她，把她引到主的施恩寶座前，給我目睹見證神話語的大能，這些恩惠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不過，有三個故事，是我在 90 年代牧養三藩市播道會時發生的，令我永世難忘。

第一個故事是喜的。一位姊妹和她的丈夫從香港來到三藩市產子，寄住在一位會友家中。他們沒有車，所以我對他們說：當你發覺陣痛來了，就要馬上打電話給我，我便載你們到醫院去。怎料，這姊妹非常忍得痛，她又不好意思太早打電話給我，所以一直延至嬰兒快要出生時才收到她的電話。我問她：『陣痛開始多久？』她回答：『我不知這是陣痛，但總覺得有 Push 的感覺。』我嚇了一跳，立即飛車到他們家中，又連忙飛車去醫院。在車中，那丈夫已發覺可能要在我的車中產子了，連忙摸著太太的肚子說：『仔呀！不要出來呀！』那時，我不敢送他們去婦產科，而是送他們到急症室，然後我去泊車。十分鐘後，我回到醫院，看到一位相識的護士，她對我說：『你的朋友已經生了，是

個七磅多的男孩！』嘩！如果那孩子早十分鐘出生，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！真的非常感謝神。

這孩子長大後，有時在他生日的時候打電話給我，多謝我在他出生時所扮演的角色。我為這位年青人真的感謝神，真有我心！

第二個故事是一個可悲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一位當護士的會友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她有一個患了血癌的病人，化療沒作用，他唯一生存的機會是骨髓移植。但在這茫茫大海，有那一個人的骨髓是與她相配的呢？她當時只有 28 歲，有兩個兒女。她是昔日在中國代表國家隊打排球的，後來嫁到加州，在加州定居，但不幸患上這惡病。她和家人商量，決定回中國找她的姊妹和弟弟，看看他們的骨髓是否相配，可以進行移植手術。結果中國的醫生認為是相配的，於是便高高興興預備申請他們二人來美進行骨髓移植手術。怎料，美國領事館不肯答應簽證，認為他們有來美定居的意圖。在失望之餘，那姊妹只有向他人求助，所以那看護姊妹便問我的意見。

在沒有辦法之餘，我致電播道總會會長求救，他介紹了一位在華盛頓國務院的高官給我。他是一位基督徒，查明原因後對我說：按美國的外交規矩，駐守外國的使節是擁有絕對權力批或不批任何簽證的，甚至總統也不能干預。然而，這個個案特別，我可以再與他們討論。

隔了一個星期，我收到好消息。領事館終於批了簽證，並在兩日後到達三藩市。當我告訴醫院這個消息，不少人都為她有一線的生存機會感到高興。但是，只有幾天的開心時間，這個希望又成了泡影。經醫院檢查他們的骨髓，他們根本就不相配，絕不能進行移植手術。當我從醫院載這姊妹回家途中，她不發一言，極其失望，而且不住在哭，這打擊實在是太大了。我連忙跟她說及福音，知道人生就是這樣，生有時，死有時，但耶穌基督為我們償了贖價，凡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們便一同禱告，接受了耶穌作她的救主和主宰。

剛好這時是感恩節，教會舉行特別感恩崇拜，她對我說：『牧師，我可以不可在感恩節崇拜中作見證。』我說：『當然好！』那天，她的見證感動了整個教會。她說：『先前，我感到這麼年青就要離去，又留下丈夫和兩個子女，心有不甘。但現在，我明白到我不是離去，而是先你們一步去到一個更美好的家鄉，享受神給我永恒而又豐盛的生命。死，何足懼怕！』聽者無不感到欣慰。

安息禮拜後幾天，這姊妹的丈夫突然來找我，面有難色。原來，妻子死後不到兩天，她姊姊就跑到他的房間，要求他娶她為妻，因為她不想回中國。他嚇了一跳，連忙來找我。我就請了她們姊弟來教會，並且對他們說：『你妹妹已經離世，現在你們是應該回中國的時候了。若你們不回去，我就會失去信用，因為在某一程度上，是我擔保你們，將來若有同樣的個案出現，人家就不信任我了。』但他們顯然沒有聽我忠告，雖然這姊弟在中國有丈夫有子女，但仍是留在美國不走，我心裡感到極之難過。

第三個故事是一個相當曲折離奇的故事。大家都知道金都戲院位於我們教會附近，在 90 年代末期，給一個從紐約來的商人租用了，並且計劃改建為一個百老匯式的歌劇院，並設有酒吧。就因為要改用途，又要重建，所以有公聽會。起初我不以為意，後來有街坊對我說：牧師，金都戲院改為劇院，又有酒吧，我們這一帶將永無寧日了。你可否幫我寫一封反對信給 City Hall。我覺得他所講有道理，於是使用教會名義（執事會通過）寫了一封反對信。怎料這封信一發出，接二連三的麻煩事就來了。

首先，那老闆帶著律師來找我們，企圖說服我們撤回反對信，又承諾他日可以平價租給我們舉行一些活動。跟著有僑領來，叫我不破壞華人與義大利人的關係，跟著更有多位三藩市 Supervisors 來電，有贊成我們的，也有反對我們的，最後更有消防局，酒牌部門等人來找我們。在那段日子，我出入格外小心，恐怕遭不測。我想，我快要離開三藩市回香港，留下這筆賬給同工們，未免對他們不公。最後經執事同意，大家妥協，晚上不得超過十時結束營業，我們便撤回反對信。

但神的工作真是奇妙，剛好那時 Dot Com 崩潰，那老闆損失慘重，再沒有經營實力，這計劃就此告吹。就好像耶利哥的城牆，完全倒塌下來。今日的金都戲院舊址仍是沒有一個定案。看來真是有點神奇！

〈八〉異域之旅

三藩市播道會不但注重 E1，E2 及 E3，還有 E4。所謂 E4 即 Expending the Kingdom to the World；也即是我們所謂的『宣教』(Missions)。教會除了資助宣教士及宣教機構，鼓勵及訓練工人作海外宣教工作。目前有兩位都是受過我們的栽培而出工場的。除此以外，我們是有短宣的工作，其中一個難忘的經歷，是 1994 年我和一班弟兄姊妹到泰北的難民村作短期宣教工作。

談起泰北的難民村，我的心也沉下來。故事是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中國隨即發生國共內戰，想不到蔣介石的軍隊在二、三年內兵敗如山倒，只得最後退守台灣，做成兩岸對峙局面。雲南省是最後被解放的一省，因為那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，進攻實在不容易。共產黨乃用滲透、離間及收買等方法，叫將領及官員投共，結果奏效。那些效忠國民黨的軍隊惟有漏夜撤出雲南，往緬甸的叢林去。由於他們大多數曾去緬甸抗日，所以熟悉地形。撤退的軍人後裔之中，就有我們現在所支持的何以嵩牧師。他那時只有四歲，他父親是軍人，他們一家撤到緬甸。到了緬甸後，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投訴，結果他們又要逃離緬甸，往緬泰交界的山區去。那時，泰國共產黨游擊隊勢力漸大，而泰軍屢戰屢敗，於是泰國政府便想到一條妙計，利用國民黨這支軍隊對付共產黨的游擊隊。若他們成功，則可以以難民身份留在泰北。這支軍隊果然厲害，不消幾個月便把泰共消滅了。於是他們便流落在泰北山區一帶，他們既不是泰國籍，也不是中國籍，是無國籍的難民。一切泰國人擁有的福利和權利都沒有。由於他們逃離中國時沒有攜帶家人，所以就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女子結婚，生兒育女，過著極貧窮的生活。現時據估計有數十萬這類的難民散居在各村落，其中最著名的鎮稱為滿星疊，較北的有回馬村等。

由於山區土地非肥沃，農耕困難，生活艱苦。後來有些人開始種植鴉片、大麻等，因而發達並供應全球的毒品，這就是著名的金三角了！那些不願從事這行業的，仍舊過著非常困苦的生活。有趣的地方是，幾乎每條村都有教堂，不少宣教士都來到這兒宣教，其中一位就是我們所支持的馬小芸宣教士。不過，在這兒作福音工作殊不容易，一方面毒品橫流，不少人雖不是從事鴉片生意，但卻又染上毒癮，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。此外，他們教育程度低，生活困苦，不少少年男女偷偷地跑到曼谷或清萊作男妓或女妓，不到幾年，便因 AIDS 而死亡。當初我們覺得有一個奇怪的現象，村內見不到超過 15 歲的少年，他們告訴我這些少年人是到了曼谷『唱歌』。原來『唱歌』即是當妓女。記得那是年卅晚，我們去探訪一個家庭，那個家庭只有一個婦女，她本來有一個女兒，去了曼谷『唱歌』，滿以為她會回來過年，但到了年卅晚仍不見她踪影。那兒的傳道人告訴我們，其實她的女兒已經因 AIDS 死了，真是可憐！當我們見到那些可愛的小孩子們，知道她們不久會走上同一條道路，想到這裡，心也沉了下來。

究竟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問題呢？『教育』是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法。馬小芸在山下建學校，有寄宿，設獎學金給這些兒童去受教育。有了教育，可以出去找工作，這樣才可以挽救生命。但可惜願意付上在宿舍及學校督導的基督徒不多，這是一個大問題。

我們在回馬村居留了幾個星期，看到很多奇怪及不義的事情，但又覺得愛莫能助。當地傳道人多是從緬甸偷渡而來負起牧養工作，但他們質素不佳，而且往往缺乏牧者心腸。看來在這兒事奉真不容易。不過馬小芸卻做了不少善工，我們為她和她的亡夫何以嵩牧師實在感謝神。

〈九〉暫別三藩市

2000 年，我的子女都大學畢業了，又可以自立。我們夫婦二人便決定回香港事奉，在窩福牧會了 13 年，直至 2013 年 11 月才返回三藩市。

在我離開前，執事會和我決定把當時有 600 會友的教會分為三個教會。

- 以英文為主的 Hop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租用日落區的一間教堂作為堂址，後來更買了下來。
- 以中文為主的 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，起初與 Hope 同在一個堂址，後來搬到 46th Ave，買了堂址，成為一間獨立教會。
- 唐人埠的教會只剩下 250-300 人左右。

現在看起來，這並不是一個對華埠播道會好的決定。唐人埠教會一下子失去了講英文的會友，但有些跟父母留在唐人埠教會的便得不到適當的牧養。此外，教會亦失去一部份 30-50 歲的人仕，因為他們是 Grace 主要的骨幹。留下的不少是年長及年幼的，在牧養上相當困難。雖然我那段期間不在，但我是可以想像到當中牧養的困難。在此我要向同工及平信徒領袖們致敬，他們堅守崗位，專心事奉。然而因我之不在，要評說那段時期的歷史與發展是不適合的了。

〈十〉仍是有望！

2013 年，因媳婦突然離世，我們夫婦決定返回三藩市。起初我在三藩市播道會任職部份時間代堂主任。後來覺得這身份並不適合，一年後我辭了職，擔任義務顧問牧師，但在事奉上與任職代堂主任時沒有分別。

但在我牧養幾十年的生涯中，這段時間可算是最困難的日子。一方面我們住得遠，照顧牧養不易。加上離開了十三年，改變極大，人數也減了不少，唐人埠亦有巨大的改變。我曾掙扎應否繼續，因為我在 Pleasanton 開了一個查經班，也頗興旺。但當我看到唐人埠的需要，又看到在短短二、三年間不少人信了主，又肯長進，真的捨不得離開他們。再加上一些弟兄姊妹得悉我們的掙扎，鼓勵我們留下，我們就決定留下來。但這段日子真不容易，無論如何，神仍看顧，神往往在人的軟弱上顯出祂的恩惠和大能。

喜見這一、二年來，教會似乎有復興的跡象。最近『異鄉鄰舍情』更看到社區的禾場實在熟了，是收割的時候了！但撒但卻屢屢攻擊我們，叫我們失去信心。無論是在身體健康上，事奉人手不足上，合一上我們更要仰望神。有了耶穌，永遠有望。所以就讓我們同心仰望祂，見證祂的大能，因祂早已戰勝了。